

俄國農民與革命

李偉森編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30

俄國農民與革命

俄國農民與革命

定價大洋一元

函購加郵費八分半

版權
所有

編者

李偉森

發行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

印數

1 ——— 1500冊

序

俄國的農民是一個不易索解的謎。

他通常被稱為『愚昧的人民』(Dark people)，他實在也少知書識字；可是他確比誰都聰明，他能夠很自信地斷言『土地應屬於耕作者。』他佔了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四到九十，是絕對的大多數，因此應該是最強有力的一個階級；可是幾乎近千年來，他永遠是在壓迫奴屬之下討生活，永遠不能用自己的力量為自己找得一條生路。這樣說來，似乎他是沒有能耐的了，是的，他確是作了一切霸者的神壇上的祭羊；然而，作怪呢，誰不順從他的意志，誰便會滅亡，至少是在極恐慌的狀態當中過可憐的日子。

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然而，這裏面也並沒有什麼神祕。我們只要略略懂得他的生活的各方面，只要稍進一步探索一下他的內心深處的寶藏；同時，我們只要翻翻俄皇政府近幾百年的興亡史，我們只要研討一下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立憲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何以不

能把住那已經到了手的政權，我們只要細究一下當初並沒有得到多數人擁護的多數黨，何以一旦取得了政權以後竟能支持了十多年，而且不只是支持，實在還在生長，雖然遭受了各方面致命的打擊，雖然確實是有幾分在那兒苦捱——我們只要對於這些事實有了切實的觀察與了解，則對於這『俄羅斯之謎』至少可以索解一半。

像嚼酸棗似的，這一問題探索起來實在有些趣味——便是靠了這『趣味』，作者才開始注意這個問題。這本小冊子不過是對於這一問題的千百分之一的說明而已。俄國的農民問題真是一個無盡寶藏，像她那廣袤數千里的偉大的森林一樣的遼闊深遠。貢獻更詳盡的說明是作者自己認定的責任，只是那只能俟諸異日。

也並沒有什麼野心要讀者拿來當作一個了不得的政治經濟大問題來研究——雖然我們也有這樣一個『謎』正排在面前——否，沒有這樣想，只是希望讀者用一種好奇的心思拿來當作一個有『趣味』的，耐思索的問題來看，就覺得很滿足了。

本書的材料大部份是取材於下面的三本書：Maurice Hindus's Russian Peasant and Revolution, Bernard Pares' A History of Russia, 和 A. L. Strong's Peasant Life in Soviet Russia。此外還參攷了中英文書籍約十數種。深以不能俄文爲恨，因爲間接取材料是很難確說『信』字的。

偉 森 識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在滬郊

蘇俄的婦女

澤息卡斯密司著 孫亮譯

◀ 定價一元三角 ▶

譯者在序言裏有這樣的幾句話：『我們中國現在常聽見「婦女平等」的呼聲，但是他們有無具體的辦法，有無具體的工作大綱？我們知道蘇俄在革命後，在各方面的制度都改革了，他們尤其注重婦女問題，……又說：我們現在對於這一方的工作，不是很好參考參考人家的過程嗎？……』

婦女問題是社會組織的重要原素，婦女問題一天不解決，整個的社會一天得不到穩定時期，我們中國的婦女運動，已有了相當的歷史，但所得到的成績，除了口頭上的幾句毫無實效的口號外，而一般自命為思想新的婦女，只在服裝和交際上求解放，拿着“婦女解放”做招牌而行其種種奇形怪狀無所不有的事實；這就是所謂解放走上了歧途。孫君的這部譯品，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們人人應當注意的事。

◎ 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 ◎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新經濟學問答

Bogdonov 著 陶伯譯

◀ 定價一元 ▶

這本書是將一般地經濟學詳細分析和說明的基礎書籍。讀完了這本書我們對於經濟學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全書共分二編：第一編是說明經濟學之一般的概念；對於經濟學的定義和分類加以詳切的說明和解說，是完全在原理上作探討的工作。第二編是經濟的發展；自從原始共產社會經過交換經濟，發展到商業資本主義，再進而為工業資本主義，一直到現在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將經濟的發展，用歷史的眼光和科學的分析加以說明，絕非和一般通俗的經濟學可以比擬的。本書完全用問答的體裁，說理尤為詳明。凡初習經濟學者，這本書可以作為基本書籍去讀，凡對於經濟學已經研究有素者，也是必要的參考書。

◀ 一九二九年七月出版 ▶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俄國農民與革命目次

序

- 第一章 俄國農奴生活一瞥
- 第二章 農奴制度之形成與發展
- 第三章 兩百年中之農民大暴動
- 第四章 農奴解放之經過
- 第五章 解放後之農民生活
- 第六章 農民之思想
- 第七章 十九世紀之革命思潮與農民運動
- 第八章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後
- 第九章 三月革命後之農民問題
- 第十章 農民問題之解決——多數黨與農民
- 第十一章 蘇聯農業之現狀
- 第十二章 蘇維埃農村生活
- 第十三章 農民之自白

附錄 大事記

第一章

俄國農奴生活一瞥

地主之家：農奴所受的虐待

農村生活情形：住屋——衣服——飲食——交通

『女管事烏尼亞娜在通到父親房裏的走廊中躑躅着，不敢向前走，又不敢退轉去。最後，高聲唸了一篇禱告詞以後，她纔進了房間，用一種幾乎難於聽見的聲音報告着。她說家裏藏的茶已經完了，糖僅僅還有二十磅，別的食料也都告罄了。』

「折白的，強盜偷去了！」我的父親吼着。「你是他們一夥的！」他的聲音像電轟一樣震激了全屋。我的繼母沒有插嘴，任烏尼亞娜去受氣，父親又道：「弗拉爾，請公主來！她在那裏呀？」當公主進去的時候，他又是一樣一頓斥責。（按貴族的女兒通稱為「公主」。）

「『你也是同那些賤種一夥的：你庇護他們！』這樣的話吼了半點多鐘。

『於是他着手審查賬目。同時他又想到了乾草；弗拉爾奉命去稱量現存的乾草。繼母奉命去監督稱量，父親就去計算草欄中應存的數目。審查的結果，乾草着實用去了不少，而烏尼亞娜又報不出若干的用途來。父親的聲音變得更為嚴厲而可怕了。烏尼亞娜顫慄不已，其實父親此時是在罵那剛進房來的馬夫。父親跳到他面前，痛擊他，可是他仍然反復地說着：「老爺必定算錯了。」

『父親把賬目又從新一算，這次的結果，却是現在所存的比賬上應存的還多了。然而吼聲仍然繼續響着；他現在便罵馬夫每天沒有把馬料喂足。可是馬夫却發

誓證明他每天的馬料喂得很足，並且弗拉爾更求聖母證實馬夫的話。

『父親仍是怒氣填膺。他又喚馬加——馬加是奏鋼琴的，又是副管事。他來了以後，父親便歷數他現在一切的罪過。他前星期喝醉了酒，並且昨天也必然是醉了，因為他跌碎了半打盤子。實在，跌碎了盤子乃是這一陣風波的原因。我們的繼母早晨把這件事情報告了父親：烏尼亞娜今日被責之所以更嚴於平日，乾草的檢驗之所以毅然舉行，並且父親之所以不斷地吼着說馬加這賤種應受一切的責罰，都是由於這事而起的。』

『狂風急雨似的盛氣忽然平定了。父親到棹邊坐下寫了一張條子。『拿着這張條子把馬加帶到警局裏去，讓警局把他笞責一百。』』

『恐怖與絕對的沉默籠罩全屋了』。

『鐘敲四下，我們都下樓去吃飯；可是口味都極不佳，盤子裏的湯都沒有動。我們一道吃飯的有十個人，每人身後有一個侍殮的樂師站着，都捧着一只乾淨盤子，可是馬加並不在裏面。』

「馬加在那裏呀？」繼母問着；「叫他進來。」

「馬加沒有進來。第二次叫了，他纔進來。他臉色灰白，勉強振作而又帶慚愧，眼光注在地面上。父親眼望着他的盤子。繼母看見我們沒有動湯，便想鼓勵我們喝牠。」

「『你們沒有找着湯極好喝嗎，孩子們？』她說。眼淚叫我不能聲響了；飯一吃過我便立刻跑出去，在一條黑暗的走廊中捉住了馬加。我想吻他的手，他却推開了，似怨似向她說：『不要理我吧——你，你長大了的時候，你不會恰是這一樣嗎？』」

「『不，不，決不！』」

「『然而我的父親還不算地主中最壞的；實在僕人們和農人們還以為他是最好的一個。我們在家裏所看見的那一些情形，各處都是一樣有着，且每常更兇狠些。笞責農奴是警局的一種循例的義務。』」

上面這一般是從克魯泡特金著的革命家某傳中摘出的，是描寫在頒布解放令（一八六一年）的前數年，俄國農民在農奴制度之下的生活狀況。我們知道，因為所

謂文明的進步，在解放令頒布的前數年中，俄國地主對待農奴已經是改善了不少的。我們更從米斯奇的農民問題一書中找出了在此時以前地主所虐待農奴的一些實例。

『……有個地主吸取農奴之妻的乳飼養獵犬。有個地主強迫農奴吃毛髮，使其斃命。有由便所逃脫的農奴，被捕回之後，將其頭塞入便所以殺其身。有某農奴之女戀愛了農奴之子，致遭撲殺。客來的時候，使農奴的女兒作招待，這便是地主待客人的禮儀。有不堪苦痛而欲自殺的農奴，被發覺之後，縛以鐵鎖，繫在廚屋柱上五年，此農奴便因此斃命。住在都會的地主，每年巡遊領地一次，並藉以獵取農奴之子女供使用，這稱為「巡迴慰樂旅行」。更有購買農奴之子，令學技藝，成年之後，以高價賣給走江湖的藝手。……』

總之，暴虐殘酷，不顧人類的感覺性，不同情於人類的疾苦，這是農奴制度下一般地主對待農奴的常態。

再說到農村的生活情形，則「簡陋齷齪」四字，可以

概括盡了。

先說住屋。在俄國北部森林地帶，農民的住屋多爲兩層の木屋，牲畜住樓下，人住在樓上；更簡陋的則爲平屋，到了冬季，牛羊豬犬都和人雜處在不滿方丈的小屋中。南方的農村住屋多爲泥合草築成的，較進步點的則牆壁都粉爲白色。農村的住屋都是屋背向街的，當街並沒有門戶，前門反在後面；門前有一小天井，圍着的是草堆，糞窖等等，天井裏滿積着穢物，臭氣襲人，天雨時則幾乎變成了一方泥塘。屋裏通常分兩間，外間爲起居工作殮宿的地方，裏間則爲廚房；家俱很簡單，一棹兩櫈而外，便只有屋角供的聖像；屋內東西既是狼籍滿地，又都污穢如爛泥一般，床上更滿散着雞糞。夏天農忙的時候，婦人常將出世纔兩三個月的嬰兒丟在家裏，自己跑到很遠的田地裏去作工；嬰兒獨自在污穢的牀上亂爬，肚子餓時便咬那縛在手上或脚上的黑麪包或馬鈴薯——這種嬰兒約有三分之一都是過不了第一回生日便夭亡了的。冬天則滿屋醞着烟臭，終日閉着門戶，婦人們便蹲在屋角裏的星兒樣的神燈下作些生活。

說到穿的衣裳，除了隣近莫斯科紡績工業較發達的地方以外，大約以麻，大麻以及羊毛的手織品爲唯一的材料；不過幾乎都沒有替換的衣裳，至於襪衣是全然沒有的。一件衣裳破了，儘是補綴，等到後來，補上加補，竟完全變成了另樣的一件衣裳了。冬季寒冷，雖然有將毛作裏子的羊皮上衣，但是大多數的家庭中都祇有一件，所以只老年的人交互使用罷了。腳上穿靴的很少，偶然在節日穿一下，但也都是粗劣的牝牛皮的長統靴；平時穿的，係木的肌皮編成的。女子頭上都裹一方頭巾，少女們偶然得到了一方紅色頭巾，便要爭耀鄉里。女子自製襪穿，男子多用爛布裹足以代襪。

至若飲食，俄國的農民還都有麪包吃，若不是遇着飢荒的年代；却也祇有麪包吃而已，並且消費量也小得驚人！即以歐戰前五年間的平均數看來，每人每年麪包的消費量：美國人爲二千二百二十磅，俄國農民則僅七百六十磅。而且俄國農民所吃的只是燕麥或裸麥的黑麵包；小麥是全然賣去了，所以他們把白麵包簡直看作奢侈品。再如肉類，即供富裕的農民，除星期日

或節日外，也是從不沾唇的。

農村中的住屋佈置得非常凌亂，毫無秩序，若憑高一望，便只見許多茅草屋頂在幾條泥溝間亂拋着，所可引起人注意的便只有高聳在一切屋頂之上的教堂，金色耀目，在幾里外都可望見——這是上帝與俄皇存臨於各農村的標識，農民都自視若草木，甘心拜禱於這巍巍的金頂之下。

農村中與農村間的交通可以說是最『原始的』的了。一條一條很廣闊的土道，春秋二季便完全成了泥海，這一時間中鄉村間的交通完全斷絕，偶有幾座木橋，却也都腐朽傾塌或被水冲去了；並且道中遍處都是深坑，人或牛馬失足陷在裏面便會永遠埋葬在泥海中了。夏冬二季，土車在灰土中或深雪中留下的長轍便是鄉間唯一的陸路交通機關——有人說我們北京的街道是『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俄國農村的土道恰是如此情景，只是程度更甚罷了。據計算，俄國全地面每一百方啓羅米突，只有一啓羅米突的鐵路，半啓羅米突的平面馬路。